

山谷文集

十四之七

三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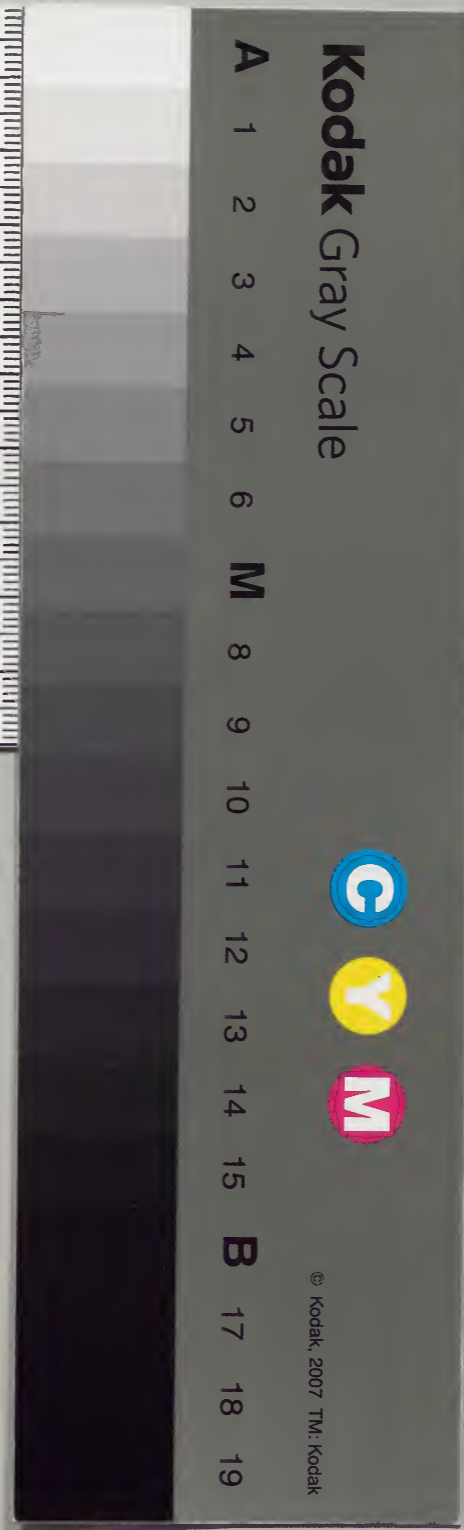
贊頌序記

庫文閣内	
漢書	三四七一號
架	三四七二號
函	三四七三號

庫文閣内	
漢書	三四七一號
架	三四七二號
函	三四七三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71
冊數	22 ( 3 )
函號	315 96

山谷文集





卷八十四

十四

黃庭堅詩直

淺草文庫

江氏家藏

仁宗皇帝聖蹟贊

錢忠懿王畫像贊

五原王真贊

東坡先生真贊三首

寫真自贊六首

張大同寫字真請自贊

張子謙寫字真請自贊

故楚道康君畫像贊

故江陽楊君畫像贊

故陳氏畫像贊

喬令真贊

之勛真贊

李冲元真贊

宋喬年真贊

宋宗儒真贊

陶兀居士贊

史應之贊

麟趾贊

邱竹枝贊

義松贊

三笑圖贊

倦鶴圖贊

蕭子澤繫薄圖贊

趙景仁禪琴舞鶴圖贊

胡逸老三生畫屏贊

易生畫德猿猴雞贊

畫墨竹贊

畫牧牛贊

畫馬贊

黃庭畫贊

觀世音贊六首

江南李俊主夢觀世音像贊

觀世音繡觀音贊

龐道者繡觀音贊

翰林蘇公

洪源國師真贊

尚安無一定應大師真贊

五祖演禪師真贊

法雲秀禪師真贊

泐澤戒和尚真贊

靈蓋智和尚真贊

黃龍清和尚真贊

寶梵大師真贊

泗潭乾和尚真贊

長蘆丈和尚真贊

仰山簡和尚真贊

大通禪師真贊

寶梵大師真贊

江氏家藏 仁宗皇帝墨蹟贊

昭陵仁聖與天同功不刻不雕萬國文明日月昭臨五古  
隱側一滴之雨澤及萬物簡言易從易言易知皇祖有訓  
信如四時雷聲不作天地淵默遺黎懷仁賈泣翰墨

錢忠懿王畫像贊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擣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震驚  
聽聞提十五州共為帝民送君者自崖而反以安樂其子  
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眇大物而成仁

王元之真贊

天錫王公佐我

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與四方來庭上猶宴衍公舍瓦石  
賈丑 商山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許以一以與白鬢

還朝泣思軒轅雞犬括鼎群飛上天

眞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押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廷  
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叔向以之嗚呼王公  
其尚似之

東坡先生真贊三首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揚嚴揚一作金馬金門石渠閣士

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語以為階而投諸雲夢之黃  
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  
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  
厓僂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  
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珠  
厓僂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有義一本

形于色為一日不朝其間容戈至其一江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鑿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鯤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眉目雲開月靜文章豹蔚虎炳逢世愛憎怡怡五立一作

朝公忠炯上

寫真自贊六首

余往歲登山臨水未嘗不諷詠王摩詰輞川別業之篇想見其人如與並世故元豐間作能詩王右轄之句以嘉禾寫寄舒城李伯時求作右丞像此時與伯時未相識而伯

時所作摩詰偶似不肖但多鬣爾今此亦章所書像甚類而瘦豈山澤之儒故應懼哉章因請余自贊

贊曰

飲不過一瓢食不過一簞田夫亦不改其樂而天子不謂之能賢何也顏淵當首出萬物而奉以四海九州而享之若是故曰人不堪其憂若余之於山澤魚在深澤鹿得豐草伊其野性則然蓋非抱沈陸之屈懷迷邦之寶既不能詩成無色之畫畫出無聲之詩又白首而不聞道則奚取於似摩詰為若乃登山臨水喜見清揚豈以優孟為孫叔敖虎賁似蔡中郎者耶

吏能精密里行嫻郵則不如兄元明而無元明憂疑萬事之微斟酌世故銓品人物則如其弟知命而無知

命強項好勝之累蓋元明以寡過而知命以傲世如魯  
直者欬寡過而未能以傲世則不敢自江南乘一虛舟  
又安知乘流之與遇坎者哉

或問魯直似不似汝與不似是何等語前乎魯直若  
甲若乙不可勝紀後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此一  
時也則魯直而已矣一以我為牛予因以渡河而徹源  
底一以我為馬予因以日千里計魯直之在萬化何翅  
太倉之一稊米吏能不如趙張三王文章不如司馬班  
揚領領以富貴醜毒而醜毒不能入其城府投之以世  
故豺虎而豺虎無所措其爪角則於數子有一日之長  
○道是魯直亦得道不是魯直亦得是與不是且置且  
道喚那箇作魯直若要斬哉一句撒頭白海頭黑

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

張大同寫予真請自贊

秀眉廣宇不如魯山槁項黃馘不如漆園韜光匿名將  
在雙井談玄說妙熱謾兩川枯木突兀死灰不然虛舟  
送物成百漏船

張子謙寫予真請自贊

見人金玉滿堂而不貪看人鳳閣鸞臺而不妬自疑是  
南岳懶瓚師人言是前身黃叔度

故楚道廖君畫像贊并序

廖君翰字仲良治生有倚頓之材知子有朱公之智  
初居郁鄔而遷于楚道推郁鄔之田以業其兄買山  
於夷戶即其人以耕稼不征其財力數年遂役屬數

百家而富以十倍乃大治產居延儒學以為子師禮  
游士以為子友命子琮為進士遂登嘉祐二年進士  
第戎人仕於朝自琮始君年三十以郡吏與夷戰於  
馬鳴溪敗績自沒水中流數里或獲以舟得不死後  
五十年而為士大夫家有法居戎州第一君壽七  
十九而終里人愛之故有畫像于壽昌院後三十年  
琮以承議郎致仕家居贈君某官思配前人之德乃  
新畫像之室而請余為之贊

廖君僕遯卒享五福其艱其勤天昇戩穀治生之材可  
以治邦知子之智可以使能蓋老于鄉以福孫曾在爾  
後人思其艱勤思其好賢維衣食之源瞻像思孝勿墮  
其教

故江陽楊君畫像贊并序

楊君存道累世以儒學知名薦於鄉乃登治平四年  
進士第於予為同年進士其為人孝弟慈祥其文學  
鄉先生以為可宗其為吏不愧古之長民者不幸年  
四十九而卒其葬也予為贊其畫像以教其鄉縣之  
子弟云存道諱從居江陽父矣莫知其所從遷也贊  
曰

顯允臨邛吏師文宗能者述之德宇恢恢踈而不失有  
物實之於義當然確乎不奪強者屈之愛民如子曰予  
用威誰其卹之圖像如生雖不能言誰敢忽之其事在  
人歲月其逝勿墜失之後有南董詢事考言尚其筆之

故陳氏畫像贊

女歸能婦義止宜家誰其向道探深見遐入古人室立  
妙法句自獲實地告人悟處忽爾心疾累歲狂癡爲忘  
我難使人厭之迨其解化莊語告戒堂堂夫人凌鄭同  
派

喬令真贊

抱璞而居其誰別玉喬君不獻自尊兩足窺其獄戶視  
其邑庭吏無重糈民有頌聲提平如砥持廉如水觀其  
中公清有餘相其貌固凡人耳

文勛真贊

榮如辱如誰奈誰得萃如嗟如不見聲色爲吏不殘去  
其敗群好賢喜士黽勉而勤子克家吾稅駕舍几而寢  
漠然即化肩目在圖慰爾時思鵠然粹温以無恙時

李元真贊

治百鍊之金而中黃鐘之宮琢无瑕之玉而成夜光之  
璧可用饗帝可用活國師曠不世而無聞韞積藏之而  
無聞士亦何得於山林元勛而蓋穀也故肥遯

宋喬年真贊

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爲師用其多以見已相  
遭此功名之會圖像麒麟獨行於寂寞之濱照影溪壑  
大者四時爾小者風雨爾豈真我哉

宋宗儒真贊

宋子勃宰心有古鏡朝四暮三爲笑不競放一捻一猶  
著禪病探丸起死味藥知性憂患不入乎盃中抱胡琴  
而風聽若乃脫冠袒褐捫蝨應客目如愁胡拊髀而呼



是必道橡栗於雲抄探水月於江湖然後快於心與

陶兀居士贊

眉山吳元祥得意於酒與世相忘者史應之贊之曰兀兀陶陶陶陶兀兀是醒是醉布衣簪紱涪翁乃名之陶兀居士而增贊之

兀兀陶陶借書借不得陶陶兀兀問字問不得是醒是醉佛也會不得布衣簪紱有人扶便得

史應之贊

眉山史應之愛酒而滑稽對鄙不肖醉眼一笑司馬德操萬事但好末方戲嘲驚動漢朝窮則德操達則方朔天地一壺六膠者卓應之老矣似愚不愚江安食不足江陽酒有

麟趾贊

麟有趾而不踈仁哉麟哉有定而不抵仁哉麟哉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今之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有人

筇竹杖贊

厲麻隅而不剗故竊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嚙李而瘦涪翁晝寢蒼龍掛壁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乘間而孺子成名

義松贊 洪州西山翊真觀

西山之松有歲寒之質懷其同氣耶既分矣復合而為一岑露雲雨老大霜雪匠石斲斤樵夫歎息人之同氣

去本末遠寧上之杞蔽帝成陰有其干戈日尋余不知其何心

三笑圖贊

二豪之所爭不滿三隱之一笑三隱之所笑不解耶舍之類耶舍之印霧鎖雲埋九年面壁此印方開

倦鶴圖贊

子瞻畫石伯時為作歸鶴余題曰倦鶴圖

偉萬里之仙驥班九關而天翔亦倦飛而歸止州人生之嗟勞飢食北山之薇燕寒緝江南之落毛安能作河中之梓木寧為離落之繫小匏

席子澤繁礪圖贊

百過毒而成器九折臂而信道慈子而長人之幼安親而壽人之老蓋嘗飲長桑之丸而得耆域之草此天地

之仁氣也而席子以遊方之內知萬化之如今忘一

之道我臨流濯足脫帽箕坐守高竹以孤城嗚秋葉之

驚墮此天地之義氣也而席子以遊方之外觀壑若陵

對船若兵容或箴之曰俯仰之間禍之累也虎不可暴

河不可乘席子笑而應之曰此天地之強陽氣也誰能

以又生於是方噓竹草纖膜眼吟弄風月使客忘返吾

但怪其多能不窮不知去方朔之近遠

趙景仁彈琴舞鶴圖贊

無山而隱不褐而禪聽松風以度曲按舞鶴而忘年  
爾告琴而對東忽坐入而未前察朱墨之如蟻初不  
其超然

胡逸老吳生畫屏贊

西虎戲搏文章露十林現風雷欲雨慎勿私闕  
行狼野干即當

易生畫障猿猴雜贊

穴居不處相與以飲食生渴飢愛憎無師而自能其皮  
之美也自立辨其肉之青也故多兵風林靈宿茂木下  
一姓雌同聲去之遠而猶鳴彼其不同矣亦欺矚目而  
相驚也臨能盡惟強能天余是以萬萬物之膏

書山竹贊

人有歲寒心乃有歲寒節何能貌不枯士心德霜雪

書山竹贊

以繩其心之柔也以道效

黃庭畫贊

御與焉相得維予止作萬里不日而復士志於學則亦  
無息以師友為繼策及其至焉維爾力

黃庭畫贊

苦誦黃庭內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脉片月墮我前  
黑氣剝盡朝日鮮一暑一寒又自堅體中風行上通天  
亭亭孤立孰旁絲至我道師昔云然此已得之戒不傳  
知我此心未虧騫指我墨兒藏谷淵言未絕口行已旋  
我託其言夜不眠

觀世音贊六首

海岸孤絕補陀巖有一衆生圓正覺八萬四千清淨眼  
見壁勞中華藏海八萬四千母陀臂接引有情到彼岸

淨慧生死不二見是別名為施無畏八風吹播老病死  
無一息不生得安隱心華照了十方空却見觀世音慈眼  
設欲真見觀世音金沙灘頭馬郎婦  
自心海平孤絕處戒定慧會補陀伽觀身實相淨聖  
自度眾生大悲願一一遍照鏡本空八萬四千垂手處  
夢時捉得水中月親與彌猴觀古鏡  
聖慈悲願觀自在海峽孤絕補陀巖買花纒絡菩薩  
度生如幻現微笑有一眾生起圓覺即現三十二應身  
壁立千仞無依倚住空還以自念力  
以法界印印諸善根以平等印印諸業八萬四千母  
陀普諸佛又現赫提力八萬四千清淨眼眾生依我  
三十二應  
白花風月照海凝三昧成

聖慈悲願觀自在小白花山住道場海峽三昧覺澄圓  
三十二應施無畏有一眾生發大心願度我身及會識  
萬仞峯前撒手過觀音豈復與八乎  
敬禮補陀巖下水邊十方三世無不現應顯我亦證空  
覺極圓處處悲救火中生蓮

江南李後主夢觀世音像贊  
補陀巖中大慈聖滄浪石上觀生元南州摩聖師子三  
感夢白衣施無畏夢回福筆具光相照鏡還與我面同  
當時若會照鏡句放下江南作閑客  
了觀師繡觀音替

六合內外若有不觀音處則此絲縷不能聖旨橫此三  
十二應共此一光明聚了觀觀音自知金對落處知落

處女媧補天夜夜雨

靡道者繡觀音贊

道者侏儒從山谷累年自謂予云家富於財父母死無兄弟年三十不嫁聞山谷食素遂盡散其贊與族人作頭陀從山谷不衣帛不臥榻一齋之外水亦不飲八萬四千唯兩臂三十二應無來往悲觀一切造諸業慈觀諸業熾然住清淨觀時無本根幻影重重蒙古佛有能出世自觀音即受老翁無畏施

南山羅漢贊十六首

第一尊者賓度羅跋羅墮闍崑崙兒奉金匣

國王坐前留瑠璃花盆正坐左右手作印前有

香印小僧奉鉢

大阿咄知漢看片雜者物末後如來印日中一鉢于空處處注佛事饒益以我身心五分香作光明雲雨大取火

第二尊者迦喏迦伐蹉迦濕彌羅國王坐

正右手作印坐前瑠璃花盆崑崙奴奉經

國王作禮

佛記一切賢聖眾皆以無為有差別如來乃至阿羅漢同入涅槃三昧海二乘共見此理是則波旬顛倒想稽首迦諾迦伐蹉看花結印小無相

第三尊者迦

胡奴奉經小

焉等起出風火宅跨兔求度生死可百乘如來初方

自徹海漩三昧底三乘  
持經不染文字相是名世

第四尊者蘇

水飲虎

斑斑之獸本山林  
弭耳來受救渴  
我觀閻浮提衆  
猜忌若冰走

第五尊者諾矩羅阿氏多西面彈指胡奴執

印杖小僧奉瑠璃器中有兩孔雀尾

稽首具六波羅密稽首得無生法忍稽首佛敕久住世  
稽首救世不倦者天上人間福田施心無高下依佛慧  
遍與有情作功德故受孔雀墮尾供

第六尊者跋陀羅羅住在耽沒羅洲面西坐疊

左右手國王奉如意小僧合掌

能以一切聲聞佛能以法忍出世法宴坐分身應十方  
不取涅槃自饒益伏住泥沙觀止水中有菩薩清涼月  
無明風起作浪波方會如來同覺海

第七尊者迦理迦執白拂小僧奉匣胡奴

水

佛光影中大社多八萬細竹滅塵勞愛護有情如眼目  
胡奴來供瀝水囊手持白拂起清風奉持所聞佛直指  
小根魔子欲橫戈弓折箭盡皆消實

第八尊者伐闍維吠多羅指顧有所言小僧

作香篆胡奴奉香篆臺肩掛淨水寶餅

百和香中本無我光透塵勞一一法佛法本從空處起  
炳然字義照太空以此一香應發心東方出日西方雨  
我今稽首伐闍羅是真離欲阿羅漢

第九尊者戌博迦住在香醉山中執羽扇胡  
奴奉金爐小僧奉采禽

香醉山中夏木陰來禽磊磊承風霧山鳥衝飛墮聖前  
小僧深雪羞時供胡奴知是說法時故奉金爐聽時事  
有說法相無言說無說無聞是真說

第十尊者半託迦住在三十三天長眉持數  
珠小僧合十指天王獻鈴杵

尾眉默坐空禪萬年一念無緣促手珠猶作奢摩他  
寄迹修萬行梵天來獻瑜伽具問人親見世尊

開眉目示梵王諸天皆得法眼淨

第十一尊者羅怛羅持經小僧奉經帙國王  
跪坐

一身入定多身出屈申臂頃四天下如世篋藏諸有物  
及以絲縷舞工木小兒贊歎或恐怖耆老智者但袖手  
佛說神通方便力度脫眾生具功德

第十二尊者那迦犀那持印杖小僧合掌胡  
王獻七寶

四十九年大教主波旬請故入涅槃佛身常尋法界住  
非其境界故不見未法衆生豈福田衆魔染衣汗戒律  
稽首那迦住世間令我常生遇佛想

第十三尊者因揭陀振金錫龍擾坐下國王

獻鈴

如來寶仗降魔相慈悲威怒震十方毒龍帖耳收雷霆  
鱗可摩若家狗我法未嘗惱衆生不令肆毒生恐怖  
以本來悲願力情與無情共一家

第十四尊者代那婆斯受國王獻寶塔國王

胡跪胡奴奉塔坐

八萬四千寶浮圖不如一念心清淨惟此有相檀施福  
三塗八難所依怙佛以一花示迦葉笑中有刀世不解  
而以法盡付諸人深藏寶骨待悔里

第十五尊者阿氏多奉手爐國王注水灌蓮

花盆小僧奉花

萬山相倚碧巖岫靈鷲一峯聖賢它如來往昔經行處

林泉鳥獸皆逆向清淨眷屬千五百無目不聞鐘磬音

閻浮提中大福田蓮花會上菩提記作回

第十六尊者注茶半託迦合掌受龍女獻珠

案上設鈴杵小僧奉手爐

持軸山中 大慈聖普應諸供作佛事雖設大鈴金剛杵

如世休馬橐弓矢龍女來獻九淵珠無心奉施無心受

清淨之衆見尋常相視還如土木偶

見翰林蘇公馬祖龐翁贊戲書

一口吸盡西江水磨却馬師三尺鬚馬駒蹋殺天下

驚雷破浪非凡鱗馬祖龐公水泄不通游條方樂科

生角

清涼國師真贊摘裴

付語



寶月清涼寂照法界以沙門相藏世間解谷響入耳世  
不可為青蓮出水深不可窺萬象紛發花開古錦啓迤  
羣珉與甘露飲哲人去矣資何所參即事之理塔鎖終  
南

木平和尚真贊

一尺三寸汗脚草鞋掛龍牀角他日清涼半座果然未  
忘禮樂一一漚裏木平稽首一漚前覺

南安巖主大嚴禪師真贊

石出山而韻自丘壑松不春而骨立冰霜今得雲門柱  
杖打破鬼窟靈牀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其松也欲  
与三界作陰涼此似昔人非昔人也山中故友任商量

南安巖主定應大師真贊

定光古佛不顯其光古錐透穿大千以為囊臥像出家  
西峯參道亦俗亦真一體三寶彼逆我順彼順我逆  
即追求虛空鳥迹驅使草木教誨蛇虎愁霖出日誌  
下雨無男得男無女得女法法如是誰奪誰予合  
怒免我伽梨既而釋之遂終白衣白帽素履須髮  
壽八十二與世同波窮巖草木枯腊風雨七閩香光  
以為祖薩埵御天宋有萬姓乃錫象服名曰定應

黃龍南禪師真贊

我手何似佛手日中見斗我脚何似驢脚鎖却徇口  
緣在甚麼處黃茆裏走乃有北溟之鯤揭海十座以  
甯為啄其心肝肺乃退藏於密待其化而為鵬與之  
翼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自為鑪而鎔凡聖之銅乃將

圖南也道不虛行是謂無功之功徧得其道者一子一  
孫而已矣得其一者皆為萬物之宗工以所墨得皮  
骨我以無舌贊水中月

大為詰禪師真贊

即罪是正即藥是病乞水拍井乞飯与甕殺人如寐  
邪命定而得正命尸羅清淨而八萬四千清淨是謂此  
虛惠那正法眼藏以平等印封之以僧伽梨象之無心  
者來彈指門開聖凡不盡金鎖生苔丹青回互南北呈  
露影落千江誰知月處

五祖演禪師真贊

問道白雲端蹋著自家底無心萬事禪一月千江水路  
逢磨手登伽石上漫澆水赤土書簸箕山有第一義誰

川蘇塔只三十二

慧持中禪師真贊

廓然豁爾即不自知工何能寫朕然泐爾工以為真師  
不謂之假也然玉爾物自量之不然而爾孰能觀之維  
丹青不能於之其孰能陳之

法雲禪師真贊

法雲大士天骨巖巖如來津梁我實荷擔手提日月斷  
不莊嚴國士心此佛土位置城南有目無目疑聖云凡  
擊大雷震布灑甘露大圓鏡中慈悲威怒維此象  
一法住後五首歲亦莫予敢海誰為請主世界主

泐潭乾和尚真贊

平常心是道南泉只取得眼菴內人不見菴外趙州

膺是擔板秋毫不穩方丈前萬仞深坑但到牢  
子天下橫行平如鏡面實如石師子借問是誰  
人潭鄉老子

初潭我和尚真贊

枯木突兀傲睨萬物頂門上眼正法中骨

長蘆夫和尚真贊

松枯竹瘦是其歲寒也山高水深不可犯干也  
士莊嚴此土如陶家瓦也拂除方丈置榻而坐  
也首出萬物淵默雷吼寂寂者之參也若夫以  
印毛印海則驚僧絲而走正成也

雲蓋智和尚真贊

哆哆啾啾搭伴在行喫十方飯唱快活歌任使

教趕則去招則住住似著衫去如脫袴禪徒  
尤捏聚虛空要泊路

仰山簡和尚真贊

不戒而六和恭敬不禪而十方清淨不學而文  
不吏而施於有政壽八十餘閱入三世孝於以  
勤禮百室崇成檀者實豐齊如終薪窮於枯  
精明豐肉而神清和同而不濁返屈而不陵是  
士惜乎其不發諸朝廷

黃龍清和尚真贊

言河徹底涼白髮通心白雖有礙陸手百巧畫

大通禪師真贊

可延法涌後波大通大通法涌徹底澄空圓照

惟一貫圓通法流滔天妖日三卅一念十方見前  
或壁不可攀緣見即彈指送過萬十大則漏圓兵  
別真假同源觀者著眼是傳非傳

寶梵大師真贊

然而肅然无藏也默然而温同塵相也默然而談  
中龍象也知文知武染衣將相也淵然而深飽儒術  
然而思入詩律也鉢囊如空不受實也室中生光  
長物也卜有七年為法城塹也五十八夏幸瑋無止  
斬然而為山宅也溘然而化薪火息也子孫繩繩  
承丹青蔭一明明吾觀其投物之智袖手微笑入苑  
臨財之清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一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五

黃庭堅曾五

頌九一首

具茨頌

曹侯善政頌

王厚頌二首

谷楊明叔送米頌

謝張寬夫送米頌

乞笋於廖宣叔頌

奉約宣叔頌

清醇酒頌

安樂泉頌

玉醴頌

清閑處士頌

清閑處士頌

清閑處士頌

清閑處士頌

清閑處士頌

清閑處士頌

清閑處士頌

清閑處士頌

清閑處士頌

筠竹頌

白蓮庵頌

了了庵頌

退堂頌

贈嗣直弟頌十首

和程德裕頌五首

贈劉韓弟頌四首

再答靜翁并以筠竹一枝贈竹四首

再答并問康國兄弟四首

曉賢師請佛壽頌

覺範師請竹頌

答維摩居士頌

答寄糖霜頌

沙彌文信大悲頌

錢謙頌

龔頌

法月頌

還神圖圓首座戒刀頌

題永首座菴頌

勸石洞道真師染袈裟頌

贈成都六祖沙彌文信頌

寄六祖範和尚頌

羅漢南公升堂頌二首

羅漢南公塔頌

聖公頌

保堂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推軒頌

和朱宏夫真妄頌

答檀君送含笑花頌

戲答寶勝甫長老頌

和斌老悟道頌

送賢師住瀘州為兩驅

為乞度牒錢頌

鮮監睡頌

立字頌

為慧林中禪師燒香頌 三首

為黃龍心禪師燒香頌 三首

兩花巖頌

臥仙巖頌

蒲陀樂頌

高僧頌

彭女禮北斗圖頌

頌取之左右逢其原

書蔡秀才屏風頌四首

具茨頌

帝嘗具茨在國南屏篤生韓公補天子聖文武韓公

其德庭方靡賦不宜乃宣力四方四方維則歸編我

衮職西羗不庭王師濯濯奏功不時公請命行公出

撫師王師矯矯羗戎震驚其藪澤是狩復我王土將

築於河之滸人亦有言功不在初其績於成陰有善

牙以猶覆戒天子聖神知我公孔武公雖歸止四方

以無侮京師之屏公曰維許樂土赫赫王命北門是

處公治北門有條有葉夷根披節蠹賊是伐惠及

寡日用飲酒萬有千載樂公壽考公御宴喜樂酒溫  
克實秩醉飽柔嘉維則維公之德萬有千歲界公還  
福陟彼具茨松柏孔碩若濟巨川維舟楫是度瞻彼  
具茨有泮其陰如彼歲旱視公作霖公至北門河漚  
九里公歸本朝萬物露兩帝顧具次公歸廟堂為天  
下師傳於大塊有光於天塊有光公壽考無疆

曹侯善政頌并序

曹侯者嘉祐中為益陽令有善政既去而民思之以  
地寒故州將及監司皆不能推挽致之要津以盡其  
才久之亦馴致為尚書北部員外郎知賓州以政破  
時其子克封財五歲其文書皆族人藏去為人所傷  
盡失其事特有後知益陽縣事齊術參酌民言為異

政錄錄其大槩予三讀而悲之夫曹侯之政微機械  
而去虎是難能也至於惠民之政是可能而人不為  
也曹侯之政不可使無傳故作頌鏡之益陽縣中蓋  
曹侯為縣御史嚴而不殘使民寬而不弛納民賦租  
不以累其際雖新雨既晴雪雲陰曠未嘗閉倉庫而  
不受租一斗者輸一斗租一石者輸一石吏卒不能  
與民為難民皆歌舞而歸異時大驅僮仕家子與吏  
為姦以官為市攬納以制民之命輸五斗者當入十  
於此皆逃入它境舊令尹死官下其子墜替為隸貧  
甚為人傭書侯與資令納婦不幸病死侯又歛之民  
有家產而無男以二女囑其弟而死其弟凍餓其二  
女且役之過時而不嫁侯捕其弟杖之擇愿民壻其

二女析其父家產之半而業二壻侯至之始其邑多  
虎所在設機筭日以得虎而虎暴不息侯曰是為政  
之罪命盡去機筭未踰月負販山行水宿不逢虎也  
觀其人善政必多尚按齊君所錄如此曹侯柳人諱  
靖字中立內行孝友當官所至有績頌曰  
曹侯輟耕學于上國進士起家為吏有績雖窶人子孔  
武且碩我惠我威養我如子我勤我暇不借吏史虎暴  
人境肆作機筭侯曰徹之病在乎政惟此戾蠱迺與政  
通風林岑蔚征夫不逢我作頌聲與民歌之不誣方將  
俾勿磨之

清閑處士頌

嘉木之樹有人天將風雲為馬鷗鷺為舟有

詩客李發字之曰清閑處士而蜀有豪士王當以為蓋  
謝敷之流其清也不登市井之瀛其閑也不艱王公之  
鈎傲視萬物逍遙一丘身與長松共老名與北斗俱休  
涪翁曰名之不稱實也久矣吾子何以是為哉書路則  
失涿謂鷹則化鳩故一以我為馬一以我為牛蓋有有  
其實而不受亦有無其實而固求者也常試為吾子道  
清閑之致乎水之為物甚寒而極清鬱為堅冰得溫而  
釋遍利諸坐雲之為物無心而出岫穴風休雨息反一  
無跡我觀古人以是為則若夫汙泥濁水與蛙同生不  
測其清自探井曰日耕荒徼未嘗不開惟有道者能藏  
於天吾子何處焉清閑曰我無所用於世而從所好惟  
水雲與之忘老何敢以為有道涪翁曰狷疇十乘曹商



自優非君清流商財計得白圭擬國以閑為憲雖然同  
一大夢達者先覺方在蟻垤憂樂計校也世無公孫僑  
孔仲尼誰辨夢覺亦日舉世溷濁惟我獨清萬法本閑  
而人自擾擾爾

王厚頌二首

八風動搖入不閑五穀自鬻鬚毛斑文章書畫當富貴  
惟有如今至樂山  
夕陽盡處望清閑想見十巖細角斑人得交游是風月  
天開圖畫即江山

荅楊明叔送米頌

買竹為我打籬更送米來作飯用此回光反照佛事一  
時成辦不須天下求佛門取弄長胸漢

謝志寬夫送米頌

菜茹之品極稱君垂前寄耳驚脫帶張子羞我助貧餐  
桑鵝緒雞不足云由欣飽南風薰萬事於我如浮雲  
乞筭於廖宣叔

龍蛇骨掉蒼尾餘戢戢以蛇虺棄雨中心爛死瑪長錄  
戴筭子可盡竊戢左耳

奉約宣叔頌

貴點梧賤瑣尾強分別蚊憐虺雨新零月未死欲循城  
將數寸煩置酒摘蒼耳

戲荅宣叔頌

探龍淵復虎尾別狐辨玩虺頭雪白心灰死老斲輪  
不教子君聞此當洗耳

清醇酒頌 李才叟作

清如秋江寒月風恬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游絲  
落於之困人借之以涪翁清閑鑒此杯面涑本之以李  
叟孝友成此甕中春

醇碧頌 并序

荆州士大夫家菜豆麴酒多碧色可愛而病於不醇

田于醞成而味厚故予名之曰醇碧而頌之

田于綠麴妙在蒸蓼女酒兀者美生其手挹彼而清注  
茲無聲其香郁悅可飲者如春霖霖清不病醇多不  
疾人誰其吐之百室之醇醇碧惟帥老夫不飲評以鼻  
慧

安樂白小頌 并序

鎖江安樂泉水味為楚道第一姚君玉取以釀酒甚

清而可口又飲之令人安樂故予兼二義名之曰安

樂泉并為作頌

姚子雪麴杯色爭玉得湯郁郁白雲生谷清而不濃厚  
而不濁耳而不噦辛而不整老夫手風須此晨藥眼花  
作頌顛倒淡墨

玉醴頌 為廖宣叔作

北郭子竹林居醞玉醴撥浮蛆味橘露色鵝雛春盎盎  
想可斟魚枕蕉正關渠來問字儻借書掃三徑待雙魚

荔支綠頌 為王公權作

王牆東之美酒得妙用於六物三危露以為味荔支綠  
以為色哀白頭而投商每傾家以繼酌忘螭魁之躩觸

見醉鄉之城郭揚大夫之柘落陶徵君之寂寞借此士  
之殊時常生塵於尊勺

筇竹頌

偉印嵒之美竹初發跡於牂牁有山而不險有水而無  
波金聲而玉節故貫四時而不改其柯郭子遺我扶余  
澗阿坐則倚胡牀斐几行則隨青笠綠蓑吾衰也久矣  
視爾畏友予琢予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涪皤不  
負筇竹危而不扶顛而不持惟筇竹之負涪皤視爾一作觀爾

登心亭頌

菩薩清涼月游於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忍  
觀伏塵勞波澄泥著底八風動地來塵勞還復起覺海  
性澄圓浪時無不渾即渾即澄徹自是無礙門

白蓮菴頌

入泥出泥聖功香光透塵透風君看根元種性六窗心九

竅玲瓏

了了菴頌

方廣菴名了了了更著菴遮又要涪翁作頌且圖錦  
上添花若問只今了未更須待者煎茶

休堂頌

頭上安頭如何得休殺佛殺祖方得按堵北鬱單越西  
瞿耶尼事同一家喫飯著衣向上一路千聖眨眼韓信  
打關張良燒棧

退堂頌

愚者日進智士日退象蹋恒河徹底過大千世界百雜

經愚人尋文弄章句更覓中間及內外

拙軒頌

不見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沙盆一問狂子因此眼  
開弄巧成拙為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下蓋屋畢竟  
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贈嗣直弟頌十首并序

沿陵與弟嗣直夜語頗能明古人意因戲詠云人皆有  
兄弟誰共得神仙故作十頌以記之此二句唐赤松觀  
舒道士題赤松子廟詩也

饑渴隨時用悲歡觸事真十方無壁落中有昔怨人  
去日撒手去平時無与借若將來去看還似不曾齋  
正觀心地時絲髮亦無有却來觀世間冬後數九九

江南鴻雁行人少無兄弟無端風雲起縱橫不成字

江南唯將我四雙更有誰初無卓錫地今日更無錫

江南十兄弟長波時一其夢時各自境獨與君同夢

向上問探子未嘗說似人困來一覺睡妙絕更通神

和程德裕頌五首

貧子惡家作富兒莫莫若帝未曾遺人人欲問草書意

曉飛霜塞滿空虛蚊虻安巢却有餘臘月火燒三界盡

山河大地目前機  
橫按次毛更不疑  
萬里無人無寸草  
凍山亭上與誰期  
如來剎剎與塵塵  
北斗南箕法法身  
金粟默然朝好辯  
唱歌須是帝鄉人  
石田耕種難成稻  
茶蓼栽來只苦辛  
萬物一齊真富貴  
使君老後却清貧

贈劉靜翁頌四首

鄭理舉贈劉靜翁四頌  
歡之捨俗出家詞旨  
高邁玩之不能釋手  
然靜翁在家出家無  
俗可捨因戲作四頌以  
贈行

念念皆空更莫疑  
心王本自絕多知  
艱勤長向途中覓  
掉却耕機

一鉢一鉢非美熟  
住得山時更莫求  
不食糞掃堆頭物

優鉢羅花特地開

萬緣空處真如佛  
八面風中不動尊  
困便橫眠饑喫飯  
十方無壁又無門

淨名龐老摠垂須  
君幸元無免破除  
心若出家身若住  
何須更覓剃頭書

再答靜翁并以筇竹一枝贈行四首

南鴻北鴈年年客  
有箇生涯主不知  
撼動從來憂樂事  
夜窻風葉響棠梨  
栽松道者身先老  
放下鋤頭好再來  
八萬四千閑換子  
與公一箇鎖匙開  
一筇九節添行李  
用得人間處處尊  
只要上山行飽飯

莫將風雪打人門  
萬事實頭方穩當十分足陌莫曉除困來展席日裏睡  
讀盡空中鳥跡書

再答并簡康國兄弟四首

瞿曇不解祖師機却許狸奴白牯知道人只要貧到骨  
沈却黃金賣米糲

妙舌寒山一居士淨居金粟幾如來玄關無鍵直頂透  
不得春風花不開

須彌椎打虛空鼓撼得毗盧海月昏四海無波安樂住  
陳家松下小柴門

日中一飯蒙頭睡黃葉堆門莫掃除夜半枕前師子吼  
起來燒却野狐書

晚賢師續佛壽頌

晚賢師講席中蕭洒人也欲乞於檀越度兩出家兒  
續佛壽其意甚美故為作頌道之

養子續佛壽非為養色身捧打石師子只要實頭人出  
家無正因不得正命食是真出家兒不費秋毫力講得  
天雨花說得石點頭人人是檀越負命者上鉤

覺範師種竹頌

簡池覺範道人城東道友也今在簡州景德院其家  
風十二時似趙州東院西也種竹兩枝於宴坐軒中  
山谷老農作頌

往在江南住竹山道人兩歲三來訪聽風聽雨看成龍  
牛羊折角入朝餉簡州城東刮地寒手種檀欒三兩竿

竹成要作無孔笛若有靈龜一任鑽

荅雍熙光老頌

獨弄參軍無鼓笛右軍池裏泛漁舟豈知劔外雍熙老  
收得黃巢折劔頭

又荅寄糖霜頌

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浩水精鹽正宗掃地從誰說  
我舌猶能及鼻尖

沙彌文信大悲頌

通身是眼不見自己欲見自己頻掣驢耳通身是手不  
解著鞭白牛懶墮空打車轆通身是佛頂戴彌陀頭上  
安頭笑殺涪儲

鐵羅漢頌

峨眉山下蟆頤津之淵有百鍊金剛鑄成二怖魔  
開士人物表儀隨世尺度其中空洞不留一物叩之  
鏗然應六應小香塗刀割受供不二沈之水則著底  
投之火則熾然水事息二老相視而笑涪翁曰吳  
兒鐵人石心吾不信也二老者真鐵石耳乃爲之頌

曰

人言怖魔像非金亦非鐵若作世金鐵開士亦不現禪  
坐應念住一鉢千家供順佛遺教故不宣示神通有爲  
中無爲火聚開蓮花無爲中有爲甘露破諸熱魔子目  
怖畏我無怖畏想或欲坏鎔之爲已富貴梯賴世主慈  
觀虎兇失瓜角或得野狐書有字不可讀狐涎著其心  
字義皆炳然却來觀六經全是顛倒想今世青雲上慎

莫作此解

枯骨頌

清揚巧笑頰人城驕氣矜色增我慢無始時來生死趣  
八萬善業所依止皮膚落盡露拴索一切虛誑法現前  
不見全牛可下刀無垢光明本三昧

髑髏頌

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如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  
風相鼓擊美目巧笑倩無脚又無眼著便成一片

葫蘆頌

大葫蘆乾枯小葫蘆行醜一居金仙宅一往黃公壚有  
此通大道無此令人老一作不問惡與好的葫蘆俱倒

缺月鏡頌

瞭然以破鏡贈與上座涪翁為之作頌

月墜鏡中無滅無生月雖缺半影像圓成

還神罔圓首座戒刀頌

平生受用三尺吹毛歡喜斬新拾得孟勞夢中喚起猶  
自怗怗我王庫中無如是刀

題永首座庵頌

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分得射得南山虎  
子細看來是石頭

勸石洞道真師染袈裟頌

丈夫出家當被一作壞色衣蜀僧袈裟多似苾芻尼輕羅  
縐縠染成春柳絲撩蜂引蝶唯欠遠山眉

贈成都六祖沙彌文信頌



塵是文信界是沙彌精塵成世界析界作微塵界喻人  
天果塵爲有漏因塵因因不實界果果非真因果皆如  
幻堂堂出世入

寄六祖範和尚頌

範公頭上著枷澆翁脚上著扭且共彌勒過冬閑坐地  
爐數九

羅漢南公升堂頌二首

帝積拾得漏貫錢古佛堂前徇尿天東山日出西山雨  
雲柱隨曾哭破船  
黑蟻旋磨千里錯巴陀吞像三年覺日光天子轉須彌  
失眼衆生問滴甚

羅漢南公偈頌

一點墨漆元無縫罅羅漢雲居天上天下出入奮迅三  
界無家以除惱禪打鼓弄琵琶沈却法船留下岸斗欵  
得不沈岸乾割漏

和宋宏夫真妄頌

須彌說法大海聽南竇吹折北斗柄蟪蛄千眼照世間  
保君通達真妄竟

答檀君送含笑花頌

檀郎惠我花含笑借問凝情笑阿誰一世茫茫走聲利  
閻公捉定始應知

戲答寶勝甫長老頌

易拔蒼龍角難參寶勝禪林泉飽枯澁煙月唱清絲笑  
出黃龍手慵扶阿卯肩持刀欺寡婦盜佛鑄私錢月黑

踰城夜風高放火天解嗤招覺老擔屎汗心田

和斌老悟道頌

終日忙忙本圓覺只為魔強令法弱不疑更問決疑龜  
無病還求除病藥昔人夢中見捕逐兩手無繩元自縛  
黃鸝臨夢啼一聲白日當窻始知錯

送賢師往瀘州為兩驅烏乞度牒錢頌

一鳳將兩雛往乞五色羽誰有大勢力成此拮据心若  
無出家心勤苦難成就但令發弘誓誰不起慈悲

解瞌睡頌

文殊吐酒臥觀音被祖滅普賢盜鑄錢釋迦扇鑪蒲範  
上座殺牛黃魯直害癩

丘字頌

嘗有老僧言其後架作此丘字示之問會麼云不  
會因以為頌

齋餘睡兀兀占盡簷前日不與一甌茶眼前黑如漆

為慧林冲禪師燒香頌三首

昨夜三更狗吠雪東家閉門推出月是渠見海性澄圓  
衲子殺人須見血

多年破衲不勝針一曲胡茄無古今往日聞韶獨忘味

守株人在月西沈

西瞿耶尼開靜北鬱單越受粥慧林也唱雲門曲去年

臘月六十六

為黃龍心禪師燒香頌三首

老師身今七十六老師心亦七十六夢中沈却大法船

文殊頭足普賢哭

一拳打破鬼門關一笑吐却野狐涎四海崢嶸龍象窟  
鼻頭只用短繩牽

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托柳絲收不得  
和風搭在玉闌干

雨花巖頌彭澤三巖

孤峯中流分江南馬當大雷無一帆波濤掀空鳥不度  
天花雨我讀書巖

伏仙巖頌

生死浪中涅槃宅與人同黑非同白誰令避世作  
獨來寒巖伏石壁

補陀巖頌

脩羅身量等須彌入藕絲孔逃追北補陀巖下不戰人  
八萬魔軍皆解甲

題高節亭頌

松風竹雨共談空樓閣參差古疊重急水灘頭道人住  
亦如前佛在因中

彭女禮北斗圖頌

白足禮江沙七星在雲表洗心無一塵缺月西南曉  
頌取之左右逢其原

取之左右逢其原香巖臘月火燒山對面謾人猶佇思  
打得香巖也是閑

書蔡秀才屏風頌四首

壬午歲

武寧縣中蔡老子能蒸能酒又能詩胸中百萬多羅藏

不向人間說是非  
接人高下但唯唯  
唯笑語相隨不作難  
此翁家世印累累  
平生俯視造物兒  
堪笑癡人不省悞  
猶說此翁真箇癡  
讀經一字禮一拜  
瘦骨稜稜心苦辛  
看伊冷淡教人笑  
定作閻浮百歲人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五

序三十五首

- 洪氏四甥字序
- 晁氏四子字序
- 陳氏五子字序
- 訓四從子字序
- 陳師道字序
- 趙安時字序
- 張光祖光嗣字序
- 周氏字序
- 訓鄒氏三子名字序
- 錢培字序

廖師字序

田益字序

薛中彦字序

詩其鑑字序

示至子颯子沆字序

明宗元詩集序

李憲父詩集序

三定國文集序

陳公廩說病詩序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道臻師畫墨竹序

翠巖真禪師語錄序

雲居心禪師語錄序

謝安詩序

張氏四子字序

一四樹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  
立於門戶如士大夫蓋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  
友其友為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黃庭至為發其  
蘊而守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  
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眾邪夫士也不能自守其

好賢樂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龜何由至哉故聖人  
曰龜父飛黃驟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  
毛蹇騾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  
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魯之  
字曰駒父火炎高丘珉石共盡和氏之璞玉者之器溫  
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蓋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  
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采不  
繆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為儀非夫好高之  
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  
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  
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  
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

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  
是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是氏四子字序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器况心者不器之器乎其耳目與  
人同而至於窮神知化則所養可知矣觀頤自求口實  
內外盡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之思者作聖人之具也  
舜何人哉故字端頤曰聖思察表者思影不知左者求  
諸右以其所願乎君以撫民知臨者也可臨者可以端  
委而聽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徒貴之而已乎  
教不倦而思無疆也故字端臨曰教思波流袞袞萬物  
並馳其不隨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猶若是况物不  
能遷者乎昔之知常者能人能天能明能昏更高變而

獨存故字端常曰永思有本之水其志於海也蚤夜以之是以聖學者貴夜行日之晉也亨乎大明萬物效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邪君子崇德以競時樂思無期忘其髮之化而維好德之思故字端晉曰敏思

陳氏五子字序

陳氏五男子制名以五行之物始於天一生水而止於金蓋因天道起於北方而成歲之序曰崇居中孚宜又以智仁禮信義義媿夫而字之豫章黃庭堅曰君子之名子也以德之爲義於此合矣故爲具其說易大傳曰智崇禮畢崇效天卑法地蓋周萬物而不遺智之德也欲極高明故智言崇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仁固人之安宅人有不願居安宅而中路以託宿者乎君子居天下之廣居體仁而已矣故仁言居周官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蓋天產精神也陰德心術也精神運而心術形焉無過不及而一要於中者禮之節文也故禮言中易曰中孚信及豚魚孚者信之心化也信不素顯同室致疑及其孚也異物敦化故信言乎禮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稱願焉曰有子如此可謂孝矣仁者仁此者也宜者宜此者也蓋義者萬物之制也君子務本時措萬物之宜而已矣故義言宜雖然之五物者故參相得也播五行於四時其治不同同歸於成歲仁義禮智信雖所從言之異要於內視反聽克己以歸於君子而已矣今夫水上下與天地流通周

乎萬物智也天下之至柔仁也馳騁天下之至剛義也無心於遲速盈科而後進信也善下百谷故能為百谷王禮也今夫仁徵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曲直皆遂焉木之理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金之決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火之政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水之事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土之守也明此二端三者得矣一則五五則一也然欲求深則去本遠用意過當則善失真吾生也有涯用以隨無涯之知智之敬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仁之過也嫂溺不援禮之棄也父攘羊而子證之信之賊也避尤離母而居於陵義之罪人也故太高則不情太下則勿弱君子所以亶亶焉為夫節會肯繫又如此也天下之道術未有無當於五物待是而後立者其惟好學乎

訓四從子字序

榘柙豫章之樸蠲瑀以為器其本質美維匠之師字元明之息樸曰匠師一人基德三人受祿常棣秀於同枝燕兄弟之思字覺民之息棣曰思燕狂狷可以語極與仁同質其歸無咎近天子之光字天民之息極曰無咎札去千乘之國仁滿天下仲尼嘉之書延陵季子字知命之息札曰季子

陳師道字序

師道陳氏懷璧連城字曰無已我琢為萬乘之器維求王明我則無師道則是我其師道者印水而為波高明



一路人自聖門觀已無已而我尚何存人以萬物寂寥  
法窟伏興用其律其入無底其出無竅是謂要妙意未  
陳子在汝後之人則不我敢知我觀萬世未有困於毋  
而食於舅嬪息巢於外舅無以昏晝文章滿脰士之號  
窮屋瓦無牡造物者報而天無壁以為牖不病其傾維  
有德者能之病其傾

文安國字序

恒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澤於南山之霧  
兩將以希時文之思致身為萬乘之器黃子字之曰子  
家而告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蓋嘗與言其本雖物不  
同量吾不心化而欲奏族庖之乃是螻蟻用其才者也  
事是君為容悅安社稷以為悅揚日月而求之四方其

去道遠矣至於以詩禮發家疲於世故之追胥而反於  
家人藏器於戶牖收息至踵則萬物皆投戈而受命矣  
一人失家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恬以為當然吾欲莊  
語恐以此得罪困於石據于疾藜與不同量者為有方  
者也虎兕出於柙龜玉毀于櫝中與不同量者為無方  
者也此兩者同出於安而危之始也女巧組繡雖若雲  
漢眾雌而無雄者也故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  
所不為則剛氣之弱者不從於無益則強知柔之剛者  
觀水知弱之強者觀弓馳以此嚮道六通四闢而安樂  
以天下為無吟之域子之家也又安用建鼓而求之詩  
云予室翹翹予尾儵儵風雨所漂搖未聞道之心照物  
不徹隨流而善埤不倚則不立世故憂患之風雨能傾

動人吾子勉之矣

趙安時字序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黃庭堅謂之少莊以尊其名且告之曰莊周昔之體醇白而家萬物者也時命繆逆故熙然与造物者游此其於禮義君臣之際卒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以域進退故築其垣而對之於聖智之外彼曹何足与談大方之家嘗試相與言其土梗五石之瓠浮江湖以相適我殖擁腫之禱謝芥斤之不若感栗林之戮而不庭者三月寧質粟於縣令而畏楚國相可謂知已矣知迹之不可以得獲知斲輪之妙於手其學也觀古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矣觀本於濠上之魚絕意於郢人之斤知死生不入虞

氏之心費國之濡者一人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神干越之劍而不試游發硎之刃而不見全牛弃智於壘涎之蟻得計於伏淦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又未嘗言其莊語也少莊自深坐於塵滓之中蟬蛻於俗學之市而權輿於君子之方必不能規市人之履迹而責三倍之贏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四顧徘徊則萬壘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國經字序

余弟安世之子壻曰國經其文字之曰敦常經則常也於義無所發明為更其字曰端本而說之曰天玄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古者為屋無不面南冬夏無不得宜

織者正機則經南北矣匠人營國之十九經九緯九塗  
九軌蓋取諸此經者所以立本緯者所以成文也忠信  
以為經義理以為緯則成文章矣易大傳曰正其本萬  
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字經曰端本古之善學者  
取之左右逢其原立於本故也

張光祖光嗣字序

張公載之二孫其仲曰光祖其季曰光嗣皆好文學其  
季與山谷游事賢而友仁可好也其仲因季而與山谷  
通書而問字於山谷山谷曰古者公子公孫能世其家  
者以王父字為氏今公載之二孫皆賢故以其王父字  
別之字光祖曰載熙字光嗣曰載暉又為之彰其說古  
之人以為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在於它在於加之意而已

夫其行義可以追配前人光祖之謂也其功烈可以遺  
其子孫光嗣之謂也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熙亦光  
明耳夫能廣其光明惟學而已易曰君子之光有暉吉  
夫克實而無憾則其光有暉矣故字之如此念祖不無  
則責之學遺後無暉則責之行子以勉學力行責二子  
它日不負予高不知言可也

輒奉字曰惟深頗與名相稱滄溟渤澥所以龍興不空  
唯其深而已傳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德人之  
事業也彼得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惟其淺而已坳  
堂之上覆杯水焉置杯則膠矣未嘗鈎致已之深遠安  
能通天下之志哉古之人能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  
致者無它焉盡已之學而已

楊槩字序

清江楊槩問字於黃子黃子字之宰平而語之曰槩無

可於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平於  
而五量受法焉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樂為之師  
國器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懷市道以相傾人  
而不能無然也由龠合而受之至於禹不能計取與之  
亦皆責贏焉彼安能以不欺維繫也中立而無私天下  
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耶今夫學至於無心而近道矣  
有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  
改耶曰然則願聞性命之說黃子曰今孺子總髮而服  
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  
為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吾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鍾鼓宮  
室而學之灑掃應對進退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  
吾子強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又可印  
也雖非曰元者有郵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畜私智而  
雖無語之善幾何真不為燕說吾久不喜作書生語因  
楊君聊復談故并書之

訓郭氏三子名字序

郭美發見其三子而乞名余名之曰基堂斐而英發請  
其說告之曰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累土為基而  
不巳增臺崇成忠信者事之基也有忠信以為基而  
齊之以好問強學何所不至執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  
肯堂矧肯構故名曰基字以堂父梁有疑獄國中半以  
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王亦疑聘陶朱公而問焉朱  
公對曰臣有二璧其徑相若也其色澤相若也而一者  
千金一者五百金玉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何也朱

公對曰其一則而視之厚兼寸是以其價千金王曰善  
其賞疑則從子罰疑則從去也夫物薄而可以曠日持  
久者未之有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曰仁  
人之安宅也故名曰屋宇以宅父日月之行微矣積而  
成萬年下不可紀惟其不已也昔北山愚公欲平太行  
王屋操蛇之神懼其不已也謁之於帝帝為遷之於壑  
東雍南夫不已者神所畏也淮南子曰浮空一韭體具  
衆微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歸然成山故名曰  
韭宇以山父又祝之曰咨爾堂父忠信惟汝既基而堂  
奄觀百堵咨爾宅父薄不可狃仁以為宅安往不屋咨  
爾山父一塵為初學而不已恭華為徒惟爾英發務殖  
三德爾子似之不稼何穡厲夜生子求火燭之恐其似

已尚三復之

錢培宇序

歷陽錢摠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繁泰  
稷柔嘉是集於汝躬汝力學慎行日篤不迷以對我宗  
祊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蓋取天之生物必因  
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耳培稽首奉  
名而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字之曰茂世而說之曰培者  
深根固蒂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崇成之時忠信以  
為地孝友以立苗夙夜匪懈以致其人功求其友聲以  
深其雨露實方實阜實堅實好以見其有秋也螽斯詵  
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見其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  
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于海日月之行微故踐四時

而成歲書曰茂哉草木茂也達其亶亶焉果能此道矣  
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唐節字序

唐節字守之曹公子臧曰聖達節其次守節其下不失  
節雖不能聖敢失守乎當公子負芻之時諸侯欲去負  
芻而立子臧子臧曰為君非吾節也夫而奔宋既定曹  
君也自宋復歸於曹盡致其邑而野處作人若子臧可  
以無憾矣

田益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  
直田子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庭堅曰夫友直者三  
言之長也夫夫之諧不知一士之謬誠得直士與居誠

且不借一十之而以磋琢磨成于金石使丁日知不足  
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終於直者有直而似於  
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此直而終於直者也子為父隱人為子隱  
此直而似於曲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曲而盜名  
直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曲而遂其直者  
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為吾子擇之益友常以是  
觀之

黃育字序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豫州之黃田七世以上失其  
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  
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隸字形同類為名唯渥求

之得今願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  
歿以諡易名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  
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今日懋達以配育  
名則宜夫草木之茂豐豐以勸四時及其日至而立於  
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蒂得其養故耶彼達於道者不可  
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閭巷之  
智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耶  
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太倉同類人之聞之也兄而  
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才故也穀之育  
苗也達於涇盛水之育源也達於流君子之聞道也達  
於天地之大蓋聞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翱翔  
於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已由是觀之病于夏畦曾子  
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若子以直養氣而已無若子  
物受命而效形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

羅中彥字序

延平羅中彥問字於予予字之曰茂衡茂衡曰願遂  
之黃庭堅曰道之在天地之間無有方所萬物之命  
因謂之中衡稱物低昂一世波流洶洶憤憤我無事  
叩之即與爲賓主恬淡平愉宴處而行四時死生之類  
皆得宜當是非中德也歟惟道之極小大不可無中  
無微以其爲萬物之宰強謂之中知無中之中斯近道  
矣精金躍於鑪曰我且必爲莫耶其成果莫如矣人老  
破世俗之糾纏自躍於造化之鑪曰我且必闢道化工

文集卷六

於我何有焉。鑪錘之柄安能禦之哉。茂衡曰：今之言道者，奚獨不然。曰：以聖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不知其他。

侍其鑑字序

侍其純夫之孫曰鑑，骨秀而氣清，應對機警，純夫謂鑑曰：此孫老夫婦甚愛之，幸為我與之字。它日使知學問，活翁字之曰彌明，而說之曰：物材美，火齊得，然後成。鑑鑑明則塵垢不止，明雖鑑之本性，不以藥石磨礱，則不能見其面目矣。况於下照重淵之深，上承日月之境者乎。學者之心，似鑑求師取友，似藥石得師友，則心鑑明矣。求天下之師取天下之友，則彌明矣。

元勛字序

河南元氏世典名教，仕不得軌，執其宗盟不廢。著大儒之效，生子嗜學，毅有彬鶴游干，驚昂昂不羣，乃翁祝之曰：其受命于先君子，闕楊墨以昌斯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而號之曰勛。則問字於太史氏，太史氏曰：懷道者不爭贏寶，若龜玉進道者不觀歲行，若日月有居，成功之心則不達，自智而敖不能則不達，故三黜三沐之而字之曰不伐。昔在伯禹荒度土功，九河三江四海會同，七年三過其門，風雨櫛沐，啓呱弗子，民乃粒食而不伐，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暖姝以一聞為足，河伯以秋水自多是其弗忍，弗容惟未嘗聞伯禹之風，不伐曰：若先生之言嚮也，誠有之。今則謝之矣，請誦斯言，歿而後已。



宗室子沆字序

宗室子沆字沆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沆者風與水相遭不期於文而成文者也君子之文若是故字子沆曰長文沆者天地清明之氣及物而成澤者也君子之澤若是故字子沆曰彥澤長文彥澤故東平侯景珙之子景珙學問琢磨能下師友雖風旨動於眉宇左右趨之而折節由禮類臞儒寒士視其富貴無以自多知尊於萬物者在此不在彼也長文彥澤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之美故因字而告之尚其能似之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臯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謂

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已不見其入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窅冥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也蛄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舞怨一作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上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膏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

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于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後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于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于國亂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畢憲父詩集序

河南畢公憲父以事功知名治郡其得民所去民思之然不知其能詩也憲父沒後其子平仲得其平生詩若干篇以示豫章黃庭堅此以為我序其尤後之次庭堅持歸讀之三日夜漏常下三十刻所乃盡得其所謂因以郡縣為類少壯者艾為次秩序為三卷歸使藏其家而告之曰此公自以為不逮其意故不嘗多以示人也者庭堅實始以吏事至於房陵奉簿領上府比它吏屢得燕見聽訟條理貫穿六藝百家下至安成虞初之記射匿候歲種魚相蠶之篇鼻嚏耳鳴之占劾及鬼物之書無不口講指畫使疑者冰開虛心者滿懷歸而未嘗不歎也今觀公詩如聞荅問之聲如見待問之來按其筆語皆有所從來不虛道非博極羣書者不能讀之昭然公世家吏治與所蘊崇不為人知庭堅既作銘詩刻之下宮又論其學問如此載之家集

王定國文集序

元城主定國灑落有遠韻才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時所  
與游盡人行或其大父時容也生長富貴其嗜好皆  
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為文章初不自貴  
珎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  
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  
示意得其作詩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摹遠  
夫必有為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未盡如意要不隨  
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富於春秋 嶠嶺海  
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運迨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  
責輕未有以報君為言鬱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  
其志未易為俗人道之王良秣騷子而問途氣已無萬  
里矣恐觀者以為定國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

故為序見之定國名輩之正公之孫懿

山集序

晏公原臨淄公之莫子也磊隗權竒踈於頽忌又  
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  
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陞沈於下位平主潛心六藝  
思百家特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  
跼蹐窄猶獲罪於諸公賈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  
奔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  
心士大夫傳之以為有臨淄之風爾罕能味其言  
論叙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  
問其自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

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至此又一疑也書  
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  
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癡也乃其  
為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  
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李園之  
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非余以筆  
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志叔原之詐耶  
彼富貴而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  
金家求之本曰獨不得與反不其言若乃妙年美  
近一酒之娛苦節而而不悔是  
女醉而不悔是  
公虞論病

熙寧丁巳五月河北路轉運副使尚書金曹陳公知儉  
公虞出按部大河左並海還衝暑飲冷愛護又小失宜  
而得赤目疾其初可以調膳飲時節起居而無疾也  
創之欲蚤愈故中更兩醫而例無善狀其治齋皆大寒  
豕鬻左目幾廢司明之官而已迺寤盡逐諸醫并去  
熨之齊還藥其本蓋十數日而後平因說身疾為人破  
迷列為十章耶經旁行至於大道司南既正四方晏然  
歷階升堂親履實地不立正位寂寥無依此所謂困於  
心衡於慮而後作形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也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為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  
江淮諸醫然為氣任俠鬪鷄走狗蹴鞠擊毬少年不縱

事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  
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  
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其已也君脫然不受  
謝而去之中年及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  
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錄緝百家之言無  
不言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亦失其讀學術淺  
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擇每用  
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  
造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有之宜珍膳美  
饗時節其飢飽之虞愛其老而慈其幼一痛在已也未  
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  
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以秦漢間世俠而不害人

以救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  
不可縷數它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  
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  
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撥其大要  
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  
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書則  
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  
諾為之故虛右以待

道臻師畫墨竹序

墨竹出於近世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超其師  
揚惠之於山川崖谷遠近形勢虎豹蛇龍至於蟲蟻草  
木之四時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之神物軍陳戰鬪

斬截犇北之象運筆作考不加丹青已極形似故世之  
精識博物之士多藏吳生墨本至俗子乃銜丹青耳意  
墨竹之師近出於此往時天章閣待制燕肅始作生竹  
超然免於流俗近世集賢校理文同遂能極其變態其  
筆墨之運疑鬼神也韓退之論張長史喜草書不治它  
技所遇於世存亡得喪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發於書  
所觀於物千變萬化可喜可愕必寓於書故張之書不  
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與可之於竹殆猶張之  
於書也嘉州石洞講師道篆刻意尚行欲自振於溷濁  
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味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何  
也夫吳生之超其師得之於心也故無不妙張長史之  
不治它技用智不立也故能入於神大心能不牽於外  
物則其天守全萬物森然出於一鏡豈待含墨吮筆繁  
縟而後為之哉故余謂臻欲得妙於筆當得妙於心臻  
問心之妙而余不能言有師範道人出於成都六世孫  
可持此往問之

翠巖真禪師語錄序

石霜山中有三角虎孤游獨坐萬木生風至於千里無  
人草深一丈有一人料其頭而得道是為黃龍慧南有  
一人獲其尾而得道是為翠巖可真南之子孫江西湖  
南若揭日月而真得子晚所乳之子是為馮山道人墓  
誌林棲谷隱堅密深靜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枯木竹株  
雲行雨施然後翠巖之道光明蓋翠巖之入石霜也  
一吼凡聖情盡參承咨決徹佛徹祖行住坐臥三三三

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愚一聖  
三賢當路亦須草偃風行四方八面俱來無不投文  
地金章玉句具在可知然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  
雪難為賞音維黃龍罷參之客必遣之曰百鍊真金直  
須入翠巖鑪鑪金坐鎮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稱翠  
室中之句以接六根器凡夫而叢林號為真點胸者蓋  
同門數老雖目視耽耽文采炳煥似從慈明法窟中來  
實不解石霜上樹之機耳各夢同淋不妨殊調吟吟  
立聊為解嘲云耳

雲居祐禪師語錄序

佛言我於一切法無執報得常光一尋身真金色乃至  
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皆對妙因固知

迦老子不會祖師傳今有人灰覆土面而種種光明遍  
照卑濕重遲而進道猛利超過百萬河清抵劫哆哆  
哞而法音如雷如霆慧辯如雲如雨跋跋擊擊而十二  
時中遍往十方國土調伏衆生如來油花散下土然  
處不可是超佛知見倒用如來印也此語若傳山北山  
南必且懷疑起謬若問是誰但向道是雲居若老子若  
有人問言句內識此老子言句外識此老子不可道不  
即言句不離言句對諸方說如來禪也我觀此老子雖  
不設陷虎之機大空升堂小空入室雖不結羨魚之網  
烏鵲遷巢龍蛇避宅子湖狗口裏刺得手秘魔巖又下  
有出身路所以鏡有山鬼之形妙於不見骨銜波句之  
鐵本自無瘡若人信得及萬株杉裏方藏影若信不及

五老峯前又出頭此老子是無為無事人何須鄙夫百  
千偈贊諸人還會麼巨鼇負戴三山去五欲蓬萊頂上  
行

大馮詰禪師語錄序

詰禪師烹佛祖鑪蒲銀十地紺推生大馮山孤峯萬仞  
倒用魔王之印追大軍於藕絲孔中全提金翅之威取  
毒龍於生死海底擊毒塗鼓死却偷心傳法蝮蛇命與  
雪山藥吐却室中密語野狐涎若相如之壁無取不但  
二十五城十方一契盡為祖業驢負鱗魚羊豕兔皮來  
者坤澤皆納敗闕向馮去者合如是去從馮山來者  
吾則有以驗之昔石霜山中有一虎其一為黃帝南其  
一為翠峯真黃帝之虎乳教子皆從乳一子則曰百獸

翠峯之虎一虎是為山禪師余不能盡資  
以師於余心者書之為山語錄之後後出世中有重孤  
不知正法眼藏之樞紐能持直筆使雅頌各得且所以  
將有取於斯文

翠峯悅禪師語錄後序

翠峯悅禪師者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漈  
知鐵石霜崖強弓劈箭不受然燈記自提三印正宗  
令古佛出須下一推定當前則激惠南老子出勃潭死  
水而印慈明後則勸祖心禪師撥大愚寒灰而見黃檗  
看儂兩著雖天下甚客受先破此一塵與四海禪宗  
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道人擬欲全提且救取無為  
居士



福州西禪暹老語錄序

佛以無文之印密付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至中夏初  
無文字言說可傳可說真佛子者即付即受必有符證  
印空同文於其契會雖達磨面壁九年實為二祖鑄印  
若其根器不爾雖親見德山捧如兩點付與臨濟天下  
雷行此印陸沈終不傳也今其徒所傳文字字典要號為  
一四天下品盡世間竹帛不能載也蓋亦如蟲蝕木實  
主相當偶成文爾若以為不然者今有具世間智得文  
字通者自可閉戶無師讀書十年刻菩提印而自佩之  
夫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怡山  
暹老初寄瓶鉢於古田時人不識也曾福州子固被於  
獨人之中授以西禪而道俗皆宗之團蒲曲几於二十

二年八月之建寧圓以其言向求予為序引予問淨照  
禪師以為其人有道心知子莫若父也聞予此言必不  
為也至於錄開堂升座之語以續祖燈則其門人之志  
也

李大耕大獵字序

東川李任道名其二子曰大耕大獵任道務學之良師  
求益者之畏友也以道耕而困無積粟以德獵而庭無  
縣肉故用楊子雲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者為之字  
任道之命其子不在於富貴顯而在於道德可謂父父  
矣培翁字大耕曰無息大獵曰無待而說之曰咨尔無  
息惟日行其所聞如恐不及咨爾無待不可道於人之  
前者身弗行也然後可謂子子矣

宋完字序

楚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  
克出從市井之鄙輩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人聞先  
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敢問其  
故完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唯無志則  
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鄙又何  
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藏不以國  
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搢紳先生于今尊  
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總百  
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矣而況市  
井之鄙曲巷之奸類上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  
云豈不尔思室是遠而予不迹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

刻杜子美巴蜀詩序

自予謫居黔州欲屬一奇七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  
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  
而目前所見錄錄不能辦事以故未嘗發於口丹稜楊  
素翁擊扁舟蹠健為略陵雲下郁鄢訪余於戎州聞之  
欣然請攻堅石摹善工約以丹稜之麥三食新而畢作  
堂以字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書遺之此西州之  
盛事亦使來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七

黃庭堅魯直

記十四

仁宗皇帝御書記

伯夷叔齊廟記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閩州整暇堂記

冀州養正堂記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忠州復古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河陽湯清亭記

東郭居士南園記

文莊堂記

松菊亭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少遂生至於耆老安樂  
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  
上  
天德純粹無聲色政游之好平居時  
御筆墨尤喜飛  
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和散落人間慶  
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  
此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  
宗愛其共榮同年而語哉恭惟  
昭陵後土垂四十年  
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霽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踴  
躍恨下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耶竊嘗深求  
太平之源而  
仁宗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

不...  
百官修...  
臣張公裕所藏書其  
此譽天地之高厚贊曰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  
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  
考至安其墓為廟則不...  
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  
唐書之典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土闢  
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  
萬爰廢微澤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  
三君垂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  
予相五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

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  
不得其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  
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  
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  
初也雖不經見以昔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蓋  
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  
仁而得仁又何怨只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  
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謀工不用去而餓死則為  
疑之陽復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元孔子孟子之所不  
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  
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  
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  
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  
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吏愒日玩歲及為政者鮮  
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為縣吏治庸敏政  
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予  
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官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余損道之所作  
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隸崇陽求專達於武昌  
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為通城縣以六子安曹君登  
子新為令

為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宮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閱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雇庸之奇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趣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隳墮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與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於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曰棄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貴老出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耆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宮室不能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責士之不来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者民所有也彼其怙富戒德放貧為濫強有力者嚚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

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爲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亡妹亡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當達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激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滎陽魯侯仲修仁

宗時御史中丞魯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為  
閩中太守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路先  
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  
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  
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魯侯甚愛之  
問名於江南黃某曰若魯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  
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  
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  
後作賦詩以為魯侯壽故并記之

北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  
民習慎悻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事本  
業其淫俗猶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為要關其  
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  
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它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  
安下壯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  
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產  
膏腴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為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  
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  
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  
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  
于學迺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



水監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中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况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堙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車府治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

得情語默當物齊心服形迹官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斲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禮言其致遺魯侯鏡石壁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聖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荀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北京通判聽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  
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黃  
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去前日之上庫下陋塵  
濛蛛絲隅角黠闇鳥鼠之宅而為今日之軒楹高明之  
牖通達便齋曲房兩亘寒暑并陰高槐風聽脩竹實條  
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  
為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聞  
決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事內外晏然而十三縣  
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賓賓  
客之道滎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  
府號為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往往青者以夜繼  
晝為吏情所理沒不得出而伸屈者亦多矣

休者有不暇顧者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鄉然了公  
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  
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  
終無已者也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  
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  
知尾自其少時老蘇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  
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  
天材絕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  
計者也

### 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  
為臨州後周以為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其地

元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  
走賊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  
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事者以四公  
俱賢圖象為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  
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故興中書侍郎平章  
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  
下邳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  
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  
焉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  
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故聖涂為州拊養柔良知其飽  
飢鉏治蕪猾幾於傷手治聲愈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賦  
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駭吏群訴

於部使者聖涂不為變且為白頭老翁安能變  
吏苛民耶亦會部使者為而聖涂治郡政成時  
休車騎野次洛間故老詩曰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亦  
寥無聞蓋士安以賜死而聖涂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  
州六年亦嘿耳樂天由一州司馬除刺史為稍遷故為  
郡最豫暇有聲迹又其方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  
西樓以瞰鳴三溪登流昌上可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  
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范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  
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支數百  
株移木連日一本忠於一時遂為三峽名郡聖涂乃以  
書誇涪翁曰為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解寡之病使遠  
方民沐浴縣下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

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於今為二百七十  
有九年在官者鯁鯁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  
樂天之道事蕪沒欲盡聖涂齊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  
土又其擊強撥頰村市餘地而晚暮為遠郡守迺能慨  
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遊觀花竹鬱然如元和巳亥  
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為州  
之明年六月而涪翁為之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昔皇甫湜持正言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里縣當刺  
使理所今日兩趨衙退則祇承錄判將校事相關臨頰  
言易生凡事難專於今日信稱七萬里重府重  
今稱治者常少按求版籍由太平興國改元而上無  
焉由馬達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月官資以能右  
選格應入遠罷不以理或以故去皆可款識今令陳適  
用汝器始辦刻石以圖永久維三十七人其政之媿惡  
則遺民老吏之言猶在去而顯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  
大夫蓋不必書適用資直方行事如破竹不能為入下  
其擊伐人不避豪貴其為政老姦吏縛不能展手其牧  
民善去敗群者其簿籍如謹細書生所抄書予欲考焉  
君以來政事與適用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刻之而  
未暇以廬陵之難為令而稱治其才可知已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黔江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蠻聚落也於今為

縣二鄉七里戶千有二百其秋賦產庸不登三十萬錢  
以地產徵於公者八十有五其義軍二千九百招諭夷  
自將其衆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畧  
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眺梁不為用決  
訟失其情或虐暴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溷疆畔而為  
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麪濟以百計蝻蠹以千  
計則夷以長吏為海寬則以利嗚胥徒而免狂則為  
獸駭而奏管中矣至今得其人將地起庫民以按堵而  
異時居為難治吾不知其然也膠西逢與文為熙州軍  
事判官會王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與文  
令遂以治聲聞益其八練進道故示以假措一切  
之政老於憂患故細情事無不備不特轉舉以詔

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墮女擗不鄙夷其民子弟教  
之故其政無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無題名記與文愍  
其太陋求之故府與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洙  
以來十人刻石以為後觀而屬余記之子產曰抑人有  
言曰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與文  
之舉於是合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無  
此六疾而邑不治吾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來者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晉陽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  
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  
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  
不然此不時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

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為亭命曰瑞芝其走來謁如  
於豫章黃庭堅黃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  
山赤芝生澗山黃芝生高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  
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  
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  
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  
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  
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饑四海之富貴求  
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  
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  
問勵精萬事事無過舉然朝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  
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  
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  
予又竊恠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  
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而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  
於朝沒則祭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  
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  
有鷄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橋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不  
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  
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鷓鴣來自京兆  
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為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  
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畧有餘  
而微信奇恠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  
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

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太守驛道多虎嶠澠不通昆為  
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為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  
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  
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  
敬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  
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若將徵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  
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蓬萊扇扈莫英  
紀曆懈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  
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  
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  
其氣皎而與之異草來於後世於民慘怛而  
無倦之志於  
其應且必  
金增秋之賞用儒術顯於朝  
考擢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之  
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  
刻之

河陽揚清亭記

河陽縣今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曆中著  
評即知縣事鮮于真慕潘公治民有聲相傳以為父老  
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園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  
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才四十年乘  
者不聞坭垣所沈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宣德郎知  
縣事高元敏求入更事膏敏不深鞭罰而政和乃浚沼  
開園造新桃李植菱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名曰揚  
清名匠具舊不損前人之善也土木之功不若前人愛

民力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於予予為作詩詩曰  
吾有社稷古千戶侯吏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為邦  
民不吏昧吏姦輒得有鉤去其螟蟊麥禾既秋  
與民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  
前入度之草木茂止鳥鴈于水賓贊士子于食酒體  
男耕不遲女桑孔時高侯宴喜去其思之

東郭居士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華  
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友朋見絕自  
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况其遠者乎東郭居士嘗學  
於東西南北所與游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駕而  
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愠退而伏於田里

乃羞然自笑問學之澤鮮不加於其而孝友  
終於子弟文章之報非不卑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  
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而居類市隱也撫其地曰  
尚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  
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據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  
遠而視之土石磊砢繚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  
翠輔散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  
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  
二甘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  
明遠詩所謂冠霞登綵閣鮮王欽拊庭者也蟬蛻於石  
研之涵濁翳心身之兼而乾涸之草不能親是懼濡之



遷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三  
樂性餘至靜則無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子說之行  
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  
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茲鷄之羽  
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  
不能撓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聞  
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憊於慮而  
後作者也我為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慰我不  
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  
言我將刻之南園之石它日御以如臯雖不獲雉尚其  
一笑哉子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此於是乎書東郭之  
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記者豫章黃庭堅

### 大雅堂記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  
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  
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書之家素翁粲  
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以石因請名焉  
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余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林子美  
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  
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  
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  
離騷九歌安能咀嚙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  
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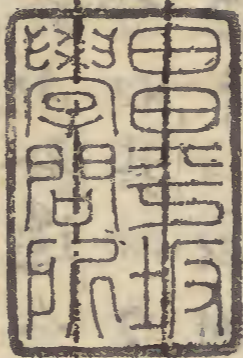
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  
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  
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  
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  
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及諸  
身而已鍾鼓管弦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  
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  
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  
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  
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二十年而富

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  
於山谷道人山谷適然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  
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乎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  
舞乎以射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  
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  
樂之哉如飢渴寒以酒飲折券并責以捐貧冠婚喪葬  
以捐宗廟耕助歛以捐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樂然  
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案何  
時三哉金玉之為好貨怒入而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  
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一過韓子知及此空為之  
哉雖然歌舞就閑之可以休研亦之心反身以期於道  
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夜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

人皆無戲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私淑子之家者與之友則  
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一勇者助決一諸在右而  
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  
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小隱隱居之也哀淵明  
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讀書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